

清文化丛书



盛京

张志强
编著

古城风貌

SHENG JING GU CHENG FENG MAO



沈阳出版社



清文化丛书

盛京古城风貌

张志强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京古城风貌/张志强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4·7

(清文化丛书)

ISBN 7-5441-2630-7

I. 盛... II. 张... III. 古建筑—概况—沈阳市—
清代 IV.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576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辽宁美术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5

字数: 50 千字

印数: 1—5000

出版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树权

封面设计: 冯守哲

版式设计: 霍明相

责任校对: 霍明相

责任审读: 沈晓辉

责任监印: 杨旭

定 价: 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邮购热线: 024—24124936

E-mail: sysfax_cn@sina.com



《清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刘迎初				
主 任	王世伟	王 玲			
副 主 任	周永诗	封兆才			
执行主编	周德礼	李树权			
副 主 编	金 鸥	霍明相			
编 委	张 杰	曲彦斌	张佳生	张志强	
	郑川水	耿 璞	何晓芳	佟 悦	
	姜相顺	王佩环	刘振操		
总 责 编	李树权				

目录



- | | | | |
|----|--------------|-----------|----|
| 1 | 拆辽阳建沈阳 | 八门八关 | 36 |
| 2 | 八角殿琉璃再覆笃政殿 | 护国四寺四塔 | 39 |
| 4 | 东京城门名移用沈阳城 | 城门琐谈 | 44 |
| 6 | 真假参半的传说 | 城门 | 44 |
| 8 | 新都沈阳 | 边门 | 47 |
| 8 | 卫城向都城的转变 | 九门 | 49 |
| 10 | 修缮城垣，改设城门 | 城门的故事 | 51 |
| 13 | 改十字街为井字街 | 吹城 | 51 |
| 16 | 按八旗方位统分的居民区划 | 出大西门的 | 53 |
| 20 | 盛京城阙 | 荣辱德盛门 | 55 |
| 20 | 城垣重修 | 福胜门的特用及战事 | 58 |
| 25 | 堂子·太庙 | 古城细语 | 62 |
| 28 | 钟楼·鼓楼 | 老街旧巷杂胡同 | 62 |
| 31 | 天坛·地坛 | 豪宅·名居·大杂院 | 66 |
| 33 | 陪都重镇 | 古城说略 | 70 |
| 33 | 打关墙 | | |



目录



拆辽阳建沈阳

万物有生有灭，城市有兴有衰，沈阳也一样。实在说这就是规律。机遇抓住了，努尔哈赤开始了沈阳由卫城向都城的转变；机遇抓住了，皇太极将沈阳改称盛京，并把它出落得犹如青春美少年一般。当然，对于沈阳而言，只有陪都地位才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保留。其间，挣扎、呐喊、抗争，但终究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悠悠数百年，城垣变迁，街道更迭，人们来来往往。即使要想把盛京古城风貌说全说透也不容易，只能择其要者略说一二吧！

老沈阳有许多传说，其中之一便是“拆辽阳建沈阳”。意思是说，老罕王迁都沈阳时决定仓促，只好将刚刚使用不久的都城（辽阳东京城）拆了移建于沈阳。还有一层意思是说，辽阳是东北历史悠久的古城，曾为辽、金时期的东京、南京，可沈阳有啥呀？明代也不过只是一座卫城。这次迁都于此，只好将辽阳的宫殿、城墙等拆来重建。有的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沈阳的大政殿（笃政殿）就是拆了辽阳东京城的八角殿而兴建的，汗宫也是拆了东京城的宫殿而重修的，城门的用砖和门额都是拆了辽阳的旧



清末的辽阳城

门用料及设施……

传说多多，真假难分。依据史料或可说清一二。

八角殿琉璃再覆笃政殿

八角殿是努尔哈赤建都于东京城的临朝大殿，虽然与辽阳城仅相距八华里左右，但也是有别于辽阳的新建宫殿。笃政殿是迁都沈阳后的临朝大殿，只是其形制与八角殿相同。实际上，不能设想努尔哈赤迁都前先把八角殿拆了，将物件运到沈阳重建笃政殿（时称大衙门）以后再行迁移。也不能设想努尔哈赤先行迁入沈阳，然后再将八角殿运到沈阳复建，出现一个迁都后无处处理政事的尴尬时



段。

依《满文老档》和《侯氏宗谱》等史料，在努尔哈赤下令迁都的前一年，即天命九年（1624年），在今海城的缸窑岭即有侯振举一家及其所属工匠受命烧造琉璃瓦件、砖料，并运至沈阳起建汗宫和八角殿等建筑。此时，辽阳东京城里的八角殿等还在照常使用着。正是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在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才迁都的。

当然也不是八角殿与笃政殿什么关系也没有，或两地汗宫也没有什么联系。联系在于八角殿占地平面呈八角形，即殿基殿墙八面等边，内外十六根廊柱均分为二层（即前后排列），两殿起建于八等边台基之上，且殿顶为黄琉璃绿剪边攒尖结构等都是完全一样的。历史上，沈阳后金宫殿中的八角平面结构的正殿是其在宫殿建筑中最后一次出现。在东京八角殿之前，赫图阿拉老城也有八角殿，在其他东方民族政权的宫殿遗址中也出现过八角形平面的柱础。所以说八角结构不单是八旗组织的象征，而更深的宗教内涵也可能蕴于其中。沈阳笃政殿平面八角、殿墙八面是女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迁都后，笃政殿前后又起建了十王亭，形成现今沈阳故宫的东路布局，这是此前在佛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萨尔浒、东京城等都城布局中并不存在的。十王亭建筑都是八旗组织中翼王左右分领的表象，也具有十大固山额真共同主政、辅政大汗的政治内涵。

汗宫迁来沈阳，一改东京城宫西殿东的布局而为殿南宫北。即努尔哈赤出汗宫经通天街南行里许即可到达大衙门，若出汗宫北出明代沈阳城北门（先称安定门、后改镇边门）即可行猎、出征。汗宫为长方形二进四合院结构，



设山门及御路，建筑中轴对称以及使用琉璃瓦等都是吸收了汉文化的体现。汗宫建于高台，殿顶覆黄色绿剪边琉璃、宫墙、门、配殿层顶所用绿色琉璃瓦等又是女真文化和亲近自然的心理反映。

说到底，沈阳笃政殿的建筑应完成于努尔哈赤迁来之前。东京城八角殿的琉璃瓦并未直接覆盖到笃政殿顶。但是，在迁都之后，东京城八角殿拆除后的部分物料用以沈阳笃政殿的维修用料储备则是可能的。

东京城门名移用沈阳城

中国传统筑城以为君，但并不是所有的城都是国君之所在。古往相沿，都城、诸侯城、王城、郡城、县城、戍城等等级不同，规制及规模也不相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农耕经济逐渐取代牧猎经济，城的设置也越来越多了。同时，以君王、诸侯的不同等级，城的规模也有很大差别。但无论君城、王城、侯城及军事卫戍之城，都要设置城门以行内外之通道，这是必需的。明代的沈阳卫城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清改沈阳为盛京，设东、西、南、北八座城门，原来城门的数量和名称便不复使用了。好在辽阳东京城的城门也是八座，而且各门的门名也极具都城门名的含义，于是将其移用于盛京也就成为可能了。

辽阳管所的同志们曾在东京城内发现过三块门额，其中汉文两块，老满文的一块。汉文的两块，一块书写着德盛门，一块书写着天祐门。老满文的一块门额汉语释意为抚近门，其译成新满文音译为 hancikibe hairandara du-



ka。这三块门额或为不同的年代所用，或为同一时代而不同的门额所书不同的文字，但是其文化内涵却是非常清楚而精当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抚近应对怀远，天祐应对地载，德盛应对福胜。其间抚怀、天地都是帝王之威、天地照应、德福于民的意思。而近接远、祐接载、胜接盛都是布施和承接的意思，这也是古之帝王威仪与仁德的表现。以实见的三块门额推断出另外三门的门名似当不差。那么东京城另外的两座门名又当如何呢？以抚近对怀远推之，必有内治对外攘。这样，抚怀内外、天地德福的皇都城的含义才完整周延，才符合传统的文化规范。这一推断已为历史文献的记载所证实。

东京城城门八座，与盛京城城辟八门数量相合，东京城位列新都不过四年，直至再迁都沈阳也未最后完成京都备制。因此，再迁都沈阳可谓后金都城建设的继续，在迁都后要改沈阳的四门为八门，要废弃沈阳卫城的旧门名而启用盛京新城的八门名也是完善京都备制的需要。那么，移用东京城门名为盛京城门名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说拆辽阳建沈阳确有其事，那么城门名称的移用确是历史的实际。

现今，沈阳故宫仍保存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按天聪五年（1631年）抚近门门址原样外书满文、内书汉文的重题砖刻盛京城门额三块。其中两块镌刻为汉文“怀远门”和“抚近门”门额，一块镌刻为老满文“怀远门”门额，其语音译成新满文则为 *goro kibe gosire duka*。这块老满文“怀远门”门额由三块青方砖拼成，共长一点四米，高零点五二米，厚零点一米。其字体端正，四角有凸雕番莲纹，在字的间隙中布有纹饰，从右至左有笔筒及毛笔、扇子、轴画、珊瑚插、灵芝等雕饰。砖雕古朴、精



致，绸带、花觚飘逸灵动，其刀法结实有力。砖雕落“乾隆二十七年重修”字样。门额是按原状重题的，这个原状很可能是盛京城怀远门门额的原状，也可能是辽阳东京城怀远门门额的老满文原样。以这种方式遵循祖制，敬天法祖是历代皇帝用来标榜自己的一种手段，在盛京城门额的使用上沿用此道情理相当。

沈阳故宫现存的三块门额也是两座城门使用过的。其中抚近门一块，怀远门两块。怀远门外侧是汉文门额，内侧的是满文门额，其他各门亦当如此。所有门额镌刻的满文简洁有力，笔画已有些美术化，但汉文门额的刀法简洁明快，古朴苍劲。

真假参半的传说

“拆辽阳建沈阳”的传说流传了几百年，小的时候咋听到这一传说还真的有些相信，同时还感到辽阳的无奈和兴建沈阳的不易。后来细思量，这传说有些真假参半，与历史实际还是有些出入的。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曾以明代辽东都司衙门为办公地和居所，但为时不久便发现一个问题，即辽阳虽向称辽东重镇，但城处平原难以固守，且城池硕大，年久倾圮，特别是经过后金攻城，城墙崩塌已无险可守。正因为如此，才兴建了太子河畔的东京城为都。可在兴建东京城时并未有拆毁辽阳城垣起建东京城之说。那么在迁都沈阳时辽阳是否就应该拆除？回答也应是否定的。因为辽阳仍要有城守尉固守，而且并无宫殿建筑遗存，所以辽阳也需要维修，而不是拆除。况且，相对于盛京城垣的需要，辽阳



有无可拆之砖，有无可用之料，有无必要由辽阳运土石到沈阳？回答都是否定的。

在兴建东京城时，努尔哈赤在辽阳城内居住了一年。东京城内八角殿、汗宫是全新的建筑，是后金宫殿建筑史上首次启用琉璃瓦建筑，这是辽阳无法提供的建筑用件。同样，在迁都沈阳前，沈阳即起建汗宫、王府、大衙门（笃政殿）和十王亭，其用料不可能由东京拆来，因为老罕王还在使用着。所以，此时东京城的宫殿不能拆，辽阳的城垣也不能拆。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后仅一年多便逝去了，其间的主要军务、政务是与明军争夺辽西和巩固内部。沈阳的宫殿初创、城垣未动，只是在汗宫的北邻，在明沈阳中卫北门外，即镇边门外加固、维修了瓮城城门及城墙。这既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也是为了门里西首新建汗宫安全的需要。沈阳城内的十字街道，南北向的仍被保留着，其功用主要是罕王出宫和入朝经过，而东西向的街道已渐渐弱化。沈阳城内的汉族百姓多被逐出城外，城内只是罕王、亲王府第和大衙门、十王亭等军政机构之所在，城内亦多是八旗军兵的驻防之地。在新都沈阳的建设中，在努尔哈赤入住的时间里城垣并无变化。在维修北门瓮城的同时，后金军与明军争战沈阳时塌毁的城墙墙面等都得到了修葺，仅此而已。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得到了一座较之东京城周长多了二华里的城垣，但城门及城内布局只是在渐变中。

沈阳城垣的变化主要是皇太极时期，在数年的时间里也并未发生拆毁辽阳新建沈阳的事情。



新都沈阳

继佛阿拉、赫图阿拉、界藩、辽阳、东京城之后，沈阳又成为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新都城。对于沈阳而言，在经历了汉代侯城、辽金沈州、元明沈阳之后又开始成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沈阳作为都城肇始于努尔哈赤，形成于皇太极时期，发展于康熙、乾隆时期。从那时起，沈阳便逐渐成为东北的第一大都会。

卫城向都城转变

明代的沈阳曾建立过沈王府，是朱元璋庶子之一朱模的封地，但那只是个名义。他本人未曾驻蹕沈阳，不久沈王府也迁至山西潞州。明代的沈阳也曾设置过沈阳左卫、沈阳右卫，但时间最久的还是沈阳中卫。按明制，卫城的主要功能是军事卫戍，当时以沈阳为中心，连同其下属的蒲河千户所、抚顺千户所及平虏堡（今平罗堡）、静远堡（今老边）、沙岭堡等构成了明代九边之一——辽东边防的重要一段。显然，明代沈阳城最重要的功能在于防卫。那一条条连续的墩、台、空、守分别以卫、所为指挥，经



常与犯边的蒙古、女真铁骑厮杀格斗。

在军事卫戍的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沈阳也是广宁（今北宁）、开原、抚顺、宽甸、凤城等马市、木市、边关贸易商旅的必经之地。特别是在边门关闭的时间里，一些客商往往在沈阳等待，或在沈阳将货物脱手变现，由此也促进了沈阳仓储和代理商、经销商的发展，以致沈阳出现了徽商、闽浙商人的足迹。明成化年间，城内长安寺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之一，仅在该寺重修碑记的捐资者中就会发现近百家商号的名字。也许正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多种有利因素，才使努尔哈赤决定迁都到沈阳来。

沈阳卫在行政级别上仅与县城相当，舍弃辽东都指挥使治所（相当于省城）辽阳而不用，这不能不说是老罕王

长安寺大殿





努尔哈赤的深谋远虑，也是从实际出发作出的正确决策。

迁都，给沈阳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迁都，意味着沈阳城市功能必须转变。沈阳不再是明代辽东边关上的一个卫戍点，它的眼界要放宽到全东北，放宽到后金政权所俯视的广大地域。沈阳既然被确定为后金政权的首都，其政治中心地位必是第一位的。因此，城市功能的转化也需要城市布局的调整、城市规模的放大、城市建筑的改善和城市经济的支撑。

明代沈阳中卫治所设在城内东南元代沈阳路总管府旧址。城内之西北部设有军储仓、预备仓、军器局，东南部设有钱帛库，西南设有草场。其他如察院行台、游击府、备御公署、经历司、镇抚司、养济院、漏泽园、教场等街署和长安寺、三官庙、通玄观、城隍庙、龙王庙、关帝庙、山川坛、社稷坛、中心庙等散在城内各处。不过，所有这些对后金的都城沈阳而言都显得不那么适应了。有些是规模小，有些是布局散，有些则与后金军政制度不相合。例如，中卫治所怎能成为老罕王办事的大衙门，几个府署司园又怎能排得开后来的三院六部？

为了适应都城规制的需要，沈阳城市布局必然经历一次大的调整，为适应南殿北宫那十一座王府建设的用地需要，明代沈阳城内建筑被保留一些的多是庙寺祠坛等。

修缮城垣，改设城门

天命十年（1625年），迁都沈阳前后，主要是修缮城垣和改设城门。

沈阳城垣在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重修后，城



周九里零十步，高二丈五尺，东、西、南、北各一门。东门曰永宁，南门曰保安，西门曰永昌，北门曰安定。城内的街道呈十字交叉，分别与四门相通。城外挖有护城河两道，里河面阔五丈，深八尺，周围十里三十步，外河面阔三丈，深八尺，周围十一里有余。这种城池的结构和规模与卫城规制相当，可谓严整而有效，是军事防御的基本设施。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在保安门外扩建“关厢”，周围六百七十九丈，供游击军使用，护城河等未有改变，只是将“安定门”改建并易名为“镇边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因疏于维修，这次重修后仅仅过了二十几年，到了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即1621年的农历三月初三，也就是后金军攻打沈阳的前十天，明朝根据情报已得知努尔哈赤将在不久兵临沈阳，于是派出辽

清末时期的小西门





东监军道张铨亲临沈阳巡视。张铨见到的沈阳城垣已是三面毁坏，板堞倒塌，此时再下令修葺已是军力、物力、工力所不及，只是采取了临时的加固措施。

经过后金军与明军的鏖战，沈阳城墙已高不盈丈，矮处仅五六尺，其砖咸蚀，坍塌可登。护城河要么成为干沟，要么也只是断断续续而已。

于是，重修东、西、南三面城墙，在保持较好的北半部在北门外加装瓮城等成为整备沈阳防卫工程的当务之急。都城是一国之本，坚固城垣是历史传统，沈阳这次修缮城垣是与增辟城门、加修瓮城同时开始的。

明代的沈阳城有四门，这次要关掉原来的东、西、南三座城门，而在修筑城墙的同时，将每面城墙对称地开设

清末小西门一段市街

